

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
第二分冊

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同志們：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繼軍委會會議之後軍隊召開的又一次重要的歷史性會議。

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政治工作條例、幹部服役條例三個草案。這些文件經過軍委審定之後，軍隊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這次會議着重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思想，針對部隊的實際，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很好，很必要。這次會議，中心

突出，主題明確，精力集中，越開越好。會議的風氣正，發揚民主，暢所欲言，對原則問題又不含糊，給下邊作了好樣子。總之，會議開得很圓滿，很成功。

我講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講講實事求是。

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是為的是解決問題。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繫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地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後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

就一定什麼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地解決。

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却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

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這是唯物主義。不然，我們開會就只能講空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毛澤東同志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

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繫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為古田會議寫的決議^{〔三六〕}中就尖銳地反對主觀主義的指導，認為這種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一九三〇年，毛澤東同志專門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他堅決反對在共產黨內討論問題的時候，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這種錯誤的心理。毛澤東同志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說：『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

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面。」

在戰勝了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失敗的王明『左』傾路線^{〔五七〕}以後，毛澤東同志總結了這次鬥爭的教訓，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們黨的思想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

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五八〕『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爲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五九〕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戰爭的指導原則的時候指出：『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六〇〕我們過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敵情，做不到知己知彼，就要打敗仗。

但是，黨內有些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並沒有由於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教導而改變他們的立場。因此，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發起了偉大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同志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著作，就是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文獻。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強調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態度。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六一〕而

與此相反的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則『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六二〕}。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同志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看成是死的教條』，『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六三〕}。如果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六四〕}。他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六五〕}。根據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規定為我們黨的三大作風^{〔六六〕}的第一項。

在這以後，毛澤東同志繼續反覆多次地講了這種觀點，這種作風。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同志說：「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製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麼能夠製造出產品？」〔六七〕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六八〕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同志說：「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羣衆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

用處也沒有的。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羣衆去考驗。』〔六九〕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同志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又指出，由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只有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考驗，才能證明它『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

毛澤東同志歷來堅持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歷來是按照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講問題的。毛澤東同志

講過：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麼說，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當然不是說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說不要處處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幹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

同志們請想一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呢？這種根本觀點有沒有過時，會不會過時呢？

如果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那還說得上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呢？那會把我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很明顯，那只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只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

全軍的政治工作會議多年沒有開了，現在開這樣一次會議，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很明顯，我們應該也只能採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過去的經驗，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任務、新的方針。這樣，我們的會議才能夠解決問題，才能夠解決得正確。韋國清〔七〇〕同志的報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在實

際行動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表現。反之，如果我們只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更談不到正確地解決什麼問題。那樣，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也只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第二個問題，講講新的歷史條件。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着重解決什麼問題呢？從部隊存在的問題和實際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問題。這就是按照毛澤東同志關於實事求是的教導，研究

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戰爭，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對軍隊來說，由長期的戰爭環境轉入和平環境，這是個最大的不同。我們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務、根本的內容沒有變，我們的優良傳統也還是那一些。但是，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

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六〕，就曾根據不同的情況，在具體內容上提出不同要求。開始規定了三項紀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三項紀律的

內容後來也有變化，把『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羣衆一針一線』，把『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頒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上也有修改，『上門板』、『捆鋪草』，改為『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改為『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變，也沒有變，但怎樣貫徹執行，如果不研究不結合新的情況，就貫徹不好。例如『一切繳獲要歸公』，現在沒有打仗，就沒有繳獲要歸公的問題，就要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執行這個原則。